

秦士好古

趙 焜

《秦士好古》原名《秦士好古物》

選自：《五雜俎》

作者：〔明〕謝肇淛

原文：秦士有好古物者，價雖貴，必購之。一日，有人持敗席一扇，踵門而告曰：「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，此孔子所坐之席也。」秦氏大愜，以為古，遂以負郭之田易之。逾時，又有持枯竹一枝，告之曰：「孔子之席，去今未遠，而子以田售。吾此杖乃太王避狄，杖策去邠所操之槿也，蓋先孔子之席又數百年矣，子何以償我？」秦士大喜，因傾家資悉與之。既而又有持朽漆碗一隻，曰：「席與杖皆周時物，固未為古也。此碗乃舜造漆器時作，蓋又遠於周矣，子何以償我？」秦士越以為遠，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。三器既得，而田舍資用盡去，致無以衣食，然好古之心，終未忍舍三器。於是披哀公之席，持太王之杖，執舜所作之碗，行乞於市，曰：「那個衣飲父母，有太公九府錢，乞我一文！」聞者噴飯。

人物介紹：

秦秀才：家有所遺田地房產，好讀古書，好古物成癮，動輒追憶三代，卻只是紙上談兵，沒有鑒賞眼光，書呆子一個，即使價格再高他也要千方百計地買回家來。

蔡阿姐：當年臻首，如今人老珠黃，每日走街串巷，打情罵俏，自來熟，精明油滑。與李四頗為相熟。

李四刮：街頭混混，幼年讀過兩年書，每日在街上摸爬滾打，聽書唱戲，坑蒙拐騙，古今之事說的頭頭是道，一隻竹竿都能刮下二兩油，人稱李四刮。

劇本：秦士好古

秦秀才：（老生）

李四刮：（三花臉）

蔡阿姐：（彩旦）

[場上定點造型，一人半跪在地，桌上供上一席，定點光或兩束追光]

[定光，放童謠：

古物傾家竭力求，

乞錢猶乞夏商周。

已成癡癩人嘲弄，

萬事皆休命亦憂。

[定點造型停止，人物開口說話]

秦秀才：（緊緊把住席子，眼睛放光，搖頭晃腦）嘖嘖好寶貝呀好寶貝，這百畝良田竟換來魯哀公向孔子問政之坐席，真真是撿了大便宜了！（觀席，大大台）嗚呼呼呀，聖人果真勤勉（指坐席）這裏都給坐破了（京）看來聖人的臀可比我們的臉值錢的多呢！哈哈哈哈哈～

[起全場光，蔡和李分別自舞台左右上場。]

蔡阿姐：蔡阿姐三十五歲好時光，每日裏走東串西把街逛，人情世故我見得廣，紅白喜事要我排場。當年貌美花一樣，如今冷落心也涼。

李四刮：（得意狀，伸大拇指）我李四刮五十八年就一晃，讀過三年好文章。一生也就三天是人樣，混了半輩子的地頭王，見人打罵又捆綁，街坊四鄰誰敢和我來商量。

蔡阿姐：聽說這裏住着個秀才郎

李四刮：滿腹詩書是個眼無光

蔡阿姐：不要良田還有那房屋一幢幢

李四刮：就好古董與舊式樣

蔡阿姐：正巧近來手頭緊得慌。

李四刮：牌場上又輸了淨光光。

李|蔡：（合）活動心思想個好伎倆。

蔡阿姐：牆角撿得一隻爛漆碗

李四刮：路邊拾得一條打狗棒

李|蔡：今日專來試試他，瀟灑騙錢總比餓死強，餓死強！

李|蔡：咦？怎麼有回音？

李|蔡：（合）不管了，走走走……

[進門，二人都把自己拿着的東西藏在身後，二人都覺得對方很奇怪，都想看看對方身後藏着甚麼東西，但都沒看到]

蔡阿姐：（背拱）李四刮？這個老痞子！可不能讓他壞了我的好事！

李四刮：（背拱）蔡阿姐？這個老風塵！可不能讓她猜穿我的計謀！

蔡阿姐：諛啣，怎麼是你啊？你來幹甚麼？（看他後面藏了東西試探）

李四刮：（邊藏邊偷看）哦哦哦我是來找秦秀才辦事的。

李|蔡：（寒暄道）請～

「秦相公——秦相公——」

秦秀才（搖頭晃腦）：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，何人來訪？

蔡阿姐：（滿臉堆笑湊過來）秦相公氣度可越發好了——

李四刮：（看見桌上的席子，拱手開口）秦相公好——請問桌上是何物啊？

秦秀才：（得意的介紹）此乃魯哀公向孔子問政之坐席。

蔡阿姐：（着急地）價值多少啊？

秦秀才：（得意）百畝良田所換吶！

李四刮：（背拱高興的）哈哈好哇好哇，就那破席子就能賣那麼多錢，那我這個太王之杖不是比那孔子之席子更值錢。

蔡阿姐：（背拱興奮的）妙啊妙啊，這個秦秀才果然對古物是紙上談兵，看來這錢好到手了！（看看身邊李四刮）只是要小心提

防着他啊！

秦秀才：（得意狀）好了，好了，二位今日前來有何貴幹啊？

李四刮：啊哈哈，我是說好一張孔子之席子啊，聽說您秦秀才對古董收藏研究頗深，我這有一稀世寶貝，不知您是否有意……

蔡阿姐：大姐兒早就聽說您眼睛最「亮」，我也有一千年古物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

秦秀才：（眼睛放光，急切道）：謬讚謬讚～想我一生飽讀詩書，上知千年，單單一様，就是那古物珍玩，始終放不下心腸！二位到底帶來甚麼寶貝？快快拿來欣賞欣賞！

李|蔡：（從後舉仗出）您瞧，太王避狄之杖！

（從後捧出），您瞧，舜帝所造之碗！

[三人同時停頓，李四和蔡姐驚訝的看着對方

秦秀才：（驚訝地看他兩）啊哈哈，果然都是好寶貝呀——

李四刮：（搶先介紹）沒錯！此杖乃太王避狄，杖策去邠所操之楛也，天下獨此一份兒，難道不比孔子之席貴重麼？

蔡阿姐：（不甘示弱）此碗乃舜帝垂拱，平定八方所得，這麼貴重的東西，您該如何酬謝於我？

秦秀才：嗯善哉善哉，想我秦士繼承這祖業良田，尋常之物俱要比並三家，況且是這稀世珍玩，千年古物！（比較）這太王之杖比孔子之席古遠！舜帝之碗又比太王之杖古遠的多呀！哎呀，果然都是好東西啊！（思考）想我為收集古物已傾盡了家財，就還剩下城外一百畝良田，只怕二位的古物麼，鄙人也只能挑選一件了……

[李四刮和蔡阿姐一聽急了，相對視，李四刮臉色大變搶先，節奏逐漸急促

李四刮：（思索着）：啊！秦秀才我這杖可是真東西，三皇五帝，繼而周夏，太王遇夷狄，為使百姓免於死傷而避走，此杖乃我祖祖輩輩傳承而得。她一個村中老婦，無才無德，說不定拿個假東西蒙您的呢！

秦秀才：（興奮的點頭，趕緊拾起李的杖子觀察）不錯不錯——思之上古，驗之當世，三皇五帝之治天下，開我華夏衣冠之風！

蔡阿姐：（思索着，照着李四的話編）秦秀才，這可是我三舅爺的二姥姥的姨媽的外侄孫特特上香供着的舜帝之碗，聽你的話到像是你真我假，實則是把個我好人栽贓！現如今好秀才就在眼前，且叫他辨一辨誰真誰偽，誰惡誰善！（拉着請秦秀才分辨是非）

李四刮：（停頓，思考，最後假裝生氣顫抖着指了半天，一甩袖子，開口唱）勸相公寬坐聽微言，解君憂悶思當前，古有宣父承稷劉，積德行義萬惡休，今村婦無德把小生陷，妙語連連她忒靦顏，好相公，經世才，火眼簾，辨明黑白一時間，為李四，洗冤屈，別忠奸，古物名貴同把玩！

蔡阿姐：（接唱）實指望明秀才慧眼識金玉，留珍奇保宿主方趁我心。誰料想老狗才他忒大膽，眼睜睜魚目兒來把珠間，氣的阿姐昏沉沉難以醒神，氣的阿姐將將倒一口火悶，事到此老姑婆在這思古堂裏欲執鞭，只難舍我這奇貨真材暗投明珠！

李四刮：（誇張做）意鏘鏘，身踉踉，這話叫人聽得心中悲慘！這竹竿陪太王、忍胡蠻、離家園，載着這千秋的基業。我為它守祖訓，我為它奉盤飧，我為它藏心猿，今日想尋個明伯樂好叫它光輝再現、文武得延，這狡詐詐老虔婆倒叫人受了竇娥冤！

蔡阿姐：（白）滑狗才好不識相！（唱）聽這話倒像是你真我假，實則是把個好人髒陷，小狗材卻是欺我村中老嫗不識短！現如今好秀才就在眼前，他飽讀了詩書又承祖業良田，尋常物俱要三家比並，更何況這稀世珍玩前年古物！且叫他辨一辨誰真誰偽，誰好誰歹，誰惡誰善！倒叫人知道你這書生的皮相豺狼心，哪抵得過我從不作假一心向善老村姑！（拉着請秦秀才分辨是非）

李四刮：（白）呸！且看看誰真誰假，相公要得哪家！

蔡阿姐：自然是我家！

李四刮：分明是我家！

[秦秀才幾番下來頭暈眼花，背過身去雙手合十

秦秀才：（乞求，背拱）孔聖人啊，孔夫子，這真真假假，倒叫學生如何是好？（想）唉也罷！這兩樣寶貝，我都不不要了！（大）

若是選錯，豈不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！（大大台）

[二人一聽秀才打算都不要了，對視一眼，二人急火攻心閃到一邊。矛盾激化]

蔡阿姐：（着急地）都怪你這個老狗材，壞了我的好事！我要把你的假杖子厥折了！看你還怎麼坑蒙拐騙！

李四刮：（擔心地）哎呀呀，都怪你這個老風塵，他要是不要，那我不是白忙活了！看我不把你的破碗摔壞，讓你弄虛作假！

親秀才：哎呀你們不要打了！這兩個古物若都是真寶貝，打壞了可怎的了得！

（兩人為爭奪對方的古物打了起來，秦秀才因擔心古物被二人搶奪弄壞，而竭力保護卻屢遭攻擊，最後被迫抱着兩個古物躲藏桌底，音樂熄。）

[李和蔡看見秀才對兩個假古物都這麼用心保護，覺得打架對自己沒有好處，最後有了主意，決定想個辦法聯合起來對付他，錢財共同分享]

李四刮：（看碗）你看你的碗賣不出去，我的杖子也賣不出去了吧都怪你！（蹲）

蔡阿姐：（沒好氣的）我還怪你呢！

李四刮：（抬頭看房子驚喜）咦？這不也是他的家產嘛！（對蔡）哎呀大姐，咱們倆打個甚麼勁啊？你要揭穿我，我也要拆穿你，這樣對你我二人都沒好處！你看，這秦秀才如此癡迷古物……

蔡阿姐：哎喲對對對，兄弟說得有理，就這麼辦！

（兩人湊在一起，嘀嘀咕咕說了一番）

李四刮：（故弄玄虛）哎呀，秦相公，您快出來吧。剛才我呀看走了眼，弄錯了好賴，大姐這舜帝之碗確實是真的吶！

蔡阿姐：（配合地）他這周王之杖確實也是真古物啊！

秦秀才：（從桌下露頭吃驚問）怎麼?!是真的?這周王之杖?

（蔡：不厥啦）那舜帝之碗呢?

李|蔡：不摔啦！這兩件寶貝本就是一對一雙呀。（節奏：唸

嗒嗒嗒吹）

秦秀才：（驚奇地）哦？這又是怎樣的講法呢？

李|蔡：（對視，二人默契合唱）秦秀才，您吶聽好了！

[起唱，兩人邊唱邊跳，用杖子和碗像領子般勾引秦人

（兩人穿插着唱：）

李四刮：話當初三皇五帝有善良，周王他心憂社稷，斷竹為杖

蔡阿姐：帶百姓避胡寇，踉踉跄跄，

李四刮：翠竹杖漆樹旁，舜帝他光被四野念黎蒼，

蔡阿姐：我只道太王仁善，心憂社稷，家園輕放，

李四刮：卻不念舜帝功，巡守八方百姓平章，

李|蔡：似這樣天大功德誰人敢忘，持寶杖捧漆碗，成對成雙。

（白）

李四刮：這先周聖物本是曠古寶藏。

秦秀才：千金難換啊……

蔡阿姐：這舜帝之碗更是價值幾個襄陽。

秦秀才：哦哦哦，價值連城……

李四刮：這太王之杖，舜帝之碗，若一起共放

李|蔡：設於堂上蓬華生輝，財氣名揚！

秦秀才：（急忙摸臉感覺自己臉上貼金一般）臉面生光……

李|蔡：置於屋內敢輕帝皇，四壁明朗！

秦秀才：（腰背挺得筆直地兩手一插）好氣派……

李|蔡：（故弄玄虛地合）這，這如何能賣得?!

[秦人越聽越興奮]

秦秀才：（心中大動）哎呀呀，想我秦秀才一生好古如命！如今稀世的珍寶就在眼前，若平白錯過，豈不可惜？只是，除去那一處田產和這祖傳老屋，我是一無所有了，這……這便如何是好？可如何是好——

[李四刮和蔡阿姐見秦秀才猶豫不決，便一使眼色]

李四刮：（假意神秘而又故意提高聲調地）對了，大姐啊，你這碗當初多少金銀，小弟願以二倍購之。

蔡阿姐：四哥你那杖珍奇，又值幾何，四倍讓了大姐怎樣？

李四刮：不成不成，我願出五倍相購！

蔡阿姐：千金難換，如何可讓，我以六倍相求。

李四刮：七倍！

蔡阿姐：八倍！

李四刮：九倍！

蔡阿姐：十倍！

秦秀才：（急火攻心嚎叫到）哎呀呀慢着慢着——我願百倍購之！百頃良田和家傳老宅你們都拿了去吧！

[靜場停頓，二人一對眼，把碗和杖都推入秦秀才懷中]

李|蔡：哎呀，這個價錢可便宜你拉！（對視大笑，諷刺的高聲讚嘆）善也善也！相公果然是高雅之士，伯樂之才也！（二人邊說邊隱下場，桌椅撤）

秦秀才：（緩緩跪倒，燈光由全場光轉為定點光，僅留秦人一個在台上）想我秦某一生飽讀詩書，上知千年，只是心中割捨不下那些千年古物，稀世珍玩！

畫外音一：秦相公——我有堯時的結繩——（聲音逐漸強烈）

秦秀才：（幸福）我要！

畫外音二：我有伏羲氏用過的火種——

秦秀才：（渴望）我要！

畫外音三：我有神農氏嘗過的草藥——

秦秀才：（花癡）快些拿來我俱都要哇！嘿嘿天下珍玩都歸我一人所有啦！（大笑）

[息光重亮，造型，秦秀才套着席子，拿着竹竿，捧着碗，竹竿敲地]

秦秀才：行行好哇哪位衣食父母有有姜太公鑄造的九府錢幣，請賞我一文吧……

[童謠起。說話聲由大到小，童謠音有小到大，同放……]

童謠：古物傾家竭力求，

乞錢猶乞夏商周。

已成癡癖人嘲弄，

萬事皆休命亦憂。